六藝之一錄

百一四

美者各為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擒獲之後莫知所在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有所得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人無長幼翕然尚之家贏金幣競遠尋求於是京師三吳之迹頗散四方羲之為會稽獻之為吳興故三吳之近地偏多遺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時中世宗室諸王尚多素嗤貴遊不甚愛好朝廷不甚搜求人間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

朝夕諮訓題勸美惡指示媸妍點畫之情昭若發蒙于時聖慮未存草體凡諸教令必應真正小不在意則僞謾難識事事留神則難為心力及飛龍之始戚藩告釁方事經畧未遑研習及三年之初始玩寶迹既科簡舊秘再詔尋求景和時所散失及乞左右嬖幸者皆原往罪兼賜其直或有頑愚不敢獻書遂失五卷多是戲學伏惟陛下爰凝睿思淹留草法擬効漸妍賞析彌妙旬日之間轉求精秘字之美惡書之真僞剖判體趣窮微

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鍾會書五紙四百六十五字是
高祖平秦川所獲以賜永嘉公主俄為第中所盜流播
始興及泰始開運地無遁寶詔龎沈搜索遂乃得之又
有范仰恒獻上張芝縑素書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寶
潛采累紀隱迹於二王耀美於盛辰别加繕飾在新裝
二王書所録之外繇是搨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輙好
縐起范曄裝治卷帖小勝猶謂不精孝武使徐爰治護隨紙
長短參差不同且以數十紙為卷披視不便不易勞茹善惡

正草不相分別今所治繕悉改其獘孝武撰子敬學書戲習十卷爲帙傳云戲學而不題或真行章草雜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或有聊爾戲書既不留意亦殊猥劣徒闕則録曾不披簡卷小者數簡大者數十巨細差懸不相匹類是以更裁減以二丈爲度亦取小王書古詩賦讚論或草或正言無次第者入戲學部其有惡者悉皆刪去卷既調勻書又精好羲之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迹既不足觀亦無取焉今

搨書皆用大厚紙泯若一體同度剪截皆齊又補接敗字體勢不失墨色更明凡書雖同在一卷要有優劣令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後所以然者人之看書必銳於開軸懈怠於將半既而畧進次遇中品賞悅留連不覺終卷又舊書目帙無次第諸帙中各有第一至于第十脫落散亂卷帙殊等今各題其卷帙所在與目相應雖相涉入終無雜謬又舊以封書紙次相隨草正混糅善惡一貫今各隨其品不從本封條

目紙行凡最字數皆使分明一毫靡遺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皆互帙金題玉躞織成帶又有書扇二帙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學一帙十二卷玳瑁軸此皆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軸又羊欣縑素及紙書亦選取其妙者為十八帙一百八十卷皆漆軸而已二王新入書各裝為六帙六十卷

別充備預又其中入品之餘各有條貫足以聲華四寓
價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偉寶陛下淵昭自天觸
理必鏡凡諸思制莫不妙極乃詔張永更制御紙緊潔
光麗輝日奪目又合祕墨美殊前後色如點漆一點竟
紙筆則一二簡毫專用白兔大管豐毛膠漆堅密草書
筆悉使長毫以利縱舍之便兼使吳興郡作青石圓硯
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之器縑素之工殆絕於昔
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減郗家所製二王書獻

所學正書宜以殷鈞范懐約為主方正循紀修短合度
所學草書宜以張融王僧虔為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
章表牋書於斯足矣夫才能則關性分耽嗜殊妨大業
但令緊快分明屬辭流便字不須體語輒投聲若以已
已莫分東東相亂則兩王妙迹二陸高才頃來非所用
也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豈非
一者學書得法二者作字得體三者輕重得宜意謂猶
須言無虛出斯則善矣近何令貴隔勢傾朝野聊爾踈

梁制與平吉人牋書有增懷語者不得答書許乃告絕私弔答中彼此言感思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盛名年少宜留意勉之余見學阮研書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學孿拳委盡學薄紹之書者不得其批研淵微徒自經營嶮急晚途別法貪省愛異濃頭纖尾斷腰頓足一八相似十小難分屈等如勻變前為草咸言祖述王蕭無妨日有訛謬星不從生籍不從來許慎門徒居然嗢噱衛恒子弟寧不傷嗟註誤衆

家豈宜改習以下序述三蒼文字及百體屏風俱倫録于書體類茲不重寫

梁蕭子雲論書啟

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三十六著晉史一部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止論飛白一勢而已十餘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迨今以來自覺功進此稟自天臣已無臨池之勤又不叅聖旨之

與仰延明詔伏增悚息侍中國子祭酒南徐州太守臣

子雲啟上 法書要錄

北齊顏之推論書

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

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莫不得羲之之體故是

書之淵源至于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

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

可觀不無俗字非為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

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為公子頻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揮觀其陣即知其強弱每取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法書要録

唐太宗論書指意

夫字以神為精魄神若不和則字無態度也以心為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以副毛為皮膚副若不圓則字無溫潤也所資心副相參神氣沖和為妙今比重明輕用指腕不如用鋒芒用鋒芒不如用沖和之氣自然手腕輕虛則鋒含沈靜夫心合於氣氣合於心神心之用也心必靜而已矣虞安吉云夫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是書耶縱放類本體樣奪

真可圖其字形未可稱解筆意此乃類乎效顰未入西施之奧室也故其始學得其麤未得其精太緩者滯而無筋太急者病而無骨橫毫側管則鈍慢而肉多竪筆直鋒則乾枯而狐露及其悟也心動而手均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粗而能銳細而能壯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思與神會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王氏法書苑

唐虞世南書旨述

客有通玄先生好求古迹為余知書啟之發源審以藏

否曰予不敏何足以知之今率以聞見隨紀年代考究
興亡其可為元龜者舉而敘之
古者畫卦立象造字設教爰寘形象肇乎倉史仰觀俯
察鳥迹垂文至於唐虞煥乎文章暢於夏殷備乎秦漢
洎思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書採倉頡古文綜其遺美
別署新意號曰籀文或謂大篆秦丞相李斯改省籀文
適時簡要號曰小篆善而行之其倉頡象形傳諸典策
世絕其跡無得而稱其籀文小篆自周秦以來猶或叅

中失於簡約伯英重以省繁飾之銛利加之奮逸時言草聖首出常倫鍾太傅師資德昇馳鶩曹蔡倣學而致一體真楷獨得精妍而前輩數賢遞相矛盾事則恭守無失儀則尚有瑕疵失之斷割逮乎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無所不工八體六文必揆其理俯於衆美會滋簡易制成今體乃窮奥旨先生曰於戲三才審位日月燭明固資異人一敷而化不然者何以臻妙無相奪倫父子聯鑣軌範後昆先生曰書法玄微其難品繪

夢吞筆既覺之後若在胸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法斯也足明至誠感神信有徵矣故羲之於山陰寫黃庭經感三台神降其子獻之於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之曰君何姓字復何遊處筆法奚施答曰吾象外為宅不變為姓常定為字其筆迹豈殊吾體邪獻之佩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歲竟昧其微況乃不學乎羲之云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夫道者學以致之

多門約為八體後復訛謬凡五易焉然並不述用筆之妙及乎蔡邕張索之輩鍾繇衛王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

辨應

心為君妙用不窮故為君也手為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也力為任使纖毫不撓尺寸有餘故也管為將帥處運用之道執生殺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毫為士卒隨管任使跡不凝滯故也字為城池大不虛小不

孤故也

指意

用筆須手腕輕虛虞安吉云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耶太緩而無筋太急而無骨側管則鈍慢而肉多豎管直鋒則乾枯而露骨終其悟也麤而能鋭細而能壯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

釋真

筆長不過六寸捉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實掌
虛右軍云書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
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疾不徐得之於心應之以手
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輕重若浮雲蔽於晴天波撆勾截
若微風搖於碧海氣如奔馬亦如朶鉤輕重出乎心而
妙用應乎手然則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間
巨細皆有虛散其鋒員豪蕤按轉易也豈眞書一體篆
草章行八分等當覆腕上搶掠豪下開牽撆撥趯鋒轉

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勁健矣

釋草

草即縱心奔放覆腕轉蹙懸管聚鋒柔毫外拓左為外右為內起伏連卷收攬吐納內轉藏鋒也既如舞袖揮拂而縈紆又若垂藤樛盤而繚繞蹙旋轉鋒亦如騰猨過樹逸虬得水輕兵追敵烈火燎原或體雄而不可抑或勢逸而不可止縱於狂逸不違筆意也羲之云透嵩華兮不高踰懸壑兮能越或連或絶如花亂飛若雄若

求也機巧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視也為目有止限由執字體既有質滯為目所視遠近不同如水在方圓豈由乎水且筆妙喻水方員喻字所視則同遠近則異故明執字體也字有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且如鑄銅為鏡非匠者之明假筆轉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至妙之間神應思徹又同鼓瑟輪音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於至道則書契於無為苟涉浮華終懵

於斯理也書苑菁華

唐褚遂良論書

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書法鈎玄

唐歐陽詢用筆論

有翰林善書大夫言於寮故無名公子曰自書契之興篆隷滋起百家千體紛雜不同至於盡妙窮神作範垂代騰芳飛譽冠絶古今惟右軍王逸少一人而已然去

之數百年之内無人擬者蓋與天挺之性功力尚少用
筆運神未通其趣可不然歟公子從容斂衽而言曰僕
庸踈愚昧稟命輕微無祿代耕留心筆硯至如天挺功
力誠如大夫之說用筆之趣請聞其說大夫欣然而笑
曰此難能也子欲聞乎公子曰予自少及長凝情翰墨
每覽異體奇蹟未嘗不循環吟玩抽其妙思終日臨倣
至於晧首而無退倦也夫用筆之法急捉短搦迅牽疾
掣懸針垂露蠖屈蛇伸灑落蕭條點綴閑雅行行眩目

字字驚心若上苑之春花無處不發抑亦可觀是予用筆之妙也公子曰幸甚幸甚仰承餘論善無所加然僕見聞異於是輙以聞見便耽玩之奉對大賢座未敢抄說大夫曰與子同寮索居日久既有異同焉得不叙公子曰向之造次濫有斯言今切再思恐不足取大夫曰妙善異述達者共傳請不祕之麤陳梗槩公子安退位逡巡緩頰而言曰夫用筆之體會須鉤黏纔把緩紲徐收梯不虛發斫必有由徘徊俯仰容與風流剛則鐵畫

媚若銀鉤壯則啞吻而嶱嶫麗則綺靡而清遒若枯松
之臥高嶺類巨石之偃鴻溝同鸞鳳之鼓舞等鷄鷺之
沉浮髣髴兮若神仙來往宛轉兮似獸伏龍遊其墨或
灑或淡或浸或燥遂其形勢隨其變巧藏鋒靡露壓尾
難討忽正忽斜半真半草唯截紙稜撆捩窈紹務在經
實無今怯少隱隱軫軫譬河漢之出衆星崑岡之出珍
寶既錯落而燦爛復逯連而埽橑方員上下而相副繹
絡盤桓而圍繞觀寥廓兮似察始登岸而逾好用筆之

趣信然可珍竊謂合乎古道大夫應聲而起行吟而歎曰夫遊畎澮者詎測溟海之深升培塿者寧知泰山之峻今屬公子吐論通幽洞微過鐘張之門入羲獻之室重光前哲垂裕後昆中心藏之益棺乃止公子謝曰鄙說踈淺未足可珍忽枉話言不勝慚懼墨池編

唐歐陽詢傳授訣

每秉筆必在員正氣力縱橫重輕凝神靜慮當審字勢四面停均八邊具備短長合度麤細折中心眼準程踈

密斂正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癡又不可瘦瘦當形枯復不可肥肥即質濁細詳緩臨自然備體此是最要妙處貞觀六年七月十二日詢書付善奴授訣 墨池編

唐王紹宗自論書

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嘗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嘗以予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予正同 唐書本傳

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翺翔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為鷹隼褚薛為翬翟焉歐陽率更曰蕭書出於章草頗為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浩自言余年在齠齔便工翰墨力不可強勤而愈拙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則殷鑒不遠何學書為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斯亦愈於博奕亞於文章矣初

無百日工益悠悠之談也宜白首攻之豈可百日乎法書要録

唐釋懷素與顏真卿論書

懷素與鄔彤為兄弟常從彤受筆法彤曰張長史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自是得奇怪草聖盡於此矣顏真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曰吾觀夏雲多奇峰輒常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又遇折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曰得之

卷如林花間吐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須字字意殊子
頃嘗為一體書賦亦畧陳梗槩今復論之用臻其理夫
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蟲蛇相
鉤連意莫令斷仍須簡畧為尚不貴繁冗至如稜側起
伏隨勢所立大抵之意員規最妙其有誤發不可再摹
恐失其筆勢若字有點處須空中遥擲下其勢如高峯
墜石又下筆勢如放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然則
施於草跡亦須時時象其篆勢八分章草古隸等體要

也周宣王史籀作大篆秦始皇程邈改為隷書東漢上
谷王次仲以隷書改為楷法仲又以楷法變為八分其
後繼蹟者伯喈得之極元常或其亞草聖始自楚屈原
章草興於漢宣帝楷法則曹喜師宜官梁鵠皇象羅景
趙嗣邯鄲淳胡昭杜度窮草法則崔瑗崔寔張芝張昶
索靖衛瓘衛恒羲獻宋齊之閒王僧虔羊欣李鎮東蕭
子雲蕭思話陶隱居永禪師唐房喬杜如晦楊師道裴
行儉高士廉歐陽詢虞世南及陸柬之褚遂良薛稷其

古或因奇而立度若盛傳於代以為貽家之寶則八體之極是歸乎鍾蔡草隷之雄是歸乎張王此四賢者自數百載來未之逮也書苑 菁華

唐陸羽論徐顔二家書

徐吏部不授右軍筆法而體裁似右軍顔太保授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識君子曰葢以徐得右軍皮膚眼鼻也所以似之顔得右軍筋骨心肺也所以不似王氏法 書苑

惑於手下師心固乎獨見弟子執其寡聞恥請問於智
人忌藝能之勝己若欲造玄未之見也禁經云有攻無
性神彩不生有性無攻神彩不變兼此二事然後得齊
古人之景氣又云第一用筆第二識勢第三裹束三者
兼備然後為書苟守一途即未為得張懷瓘云揖讓禮
樂獻不及羲風神散逸羲不及獻證之於書藉其神彩
也李嗣真云今之馳騖去聖逾遠徒識方員而迷點畫
猶莊生之歎盲者易象之談日中終不見矣唐太宗與

穆宗問柳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唐書柳公權傳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七十三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論三

唐孫過庭書譜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絶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絶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

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若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伏起於鋒杪一點之内殊衄挫於毫芒況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窺尺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為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為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修其本揚雄謂詩賦小道壯夫

殊絶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祕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麤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閡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趨事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富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

驗燥濕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踈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榮筆暢暢無不適

緗暨乎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綿遠名氏滋繁或藉
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
傳搜秘將盡偶逢鑒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覼縷
其有顯闇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文
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政其來尚矣厥用斯
弘但令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畧諸復有龍
蛇雲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真於率爾或寫瑞於
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羲

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踈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牘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集擇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墨粗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

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袪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横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鈎環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于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羣妙舉前人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窺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搨日廣研習歲

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
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
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豪釐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
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諳
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蕭洒流落翰逸神飛
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嘗有好
事就吾求習乃吾麤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
言忘意得縱未窺於眾術斷可極於所臨矣若思通楷

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
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絶於誘進之途自鄙
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
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
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以分軀或恬澹雍容內涵
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
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踈形骸未檢躍泉之態
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唐突羲獻誣妄鍾

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蕋空照灼而無依蘭沼飄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質直者則徑侹不遒剛狠者又崛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染於俗史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況書之為妙近取諸

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艷隨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鵠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兔猶悋筌蹄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靜思作書謂為甚合時稱識者輙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緗縹題之以名目則賢者改觀愚夫繼聲競賞毫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侯之好

蟲哉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媸雜揉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為六篇分為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秘之旨余無取焉垂拱三年寫記書譜

張懷瓘文字論

天地無全功萬物無全用妙理何可備該常歎書不盡言僕雖知之於言古人得之於書且知者博於聞見或

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迹在塵壤而志出雲霄靈變無常務於飛動或若擒虎豹有强梁拏攫之形執蛟螭見蚴蟉盤旋之勢探彼意象如此規模忽若電飛或疑星墜氣勢生乎流便精魄出於鋒芒如觀之欲其駭目驚心肅然凜然殊可畏也數百年内方擬獨步其間自評若斯僕未審何如也 法書要録

唐張懷瓘六體書論

臣聞形見曰象書者法象也心不能妙探於物墨不能

花萼相承或枯葉敷暢勁直如矢宛曲若弓銛利精微同乎神化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爲其嗣小篆者或鏤纖盤屈或懸針狀貌鱗羽參差而互進珪璧錯落以爭明其勢飛騰其形端儼李斯是祖曹喜蔡邕爲嗣八分者點畫發動體骨雄異作威投戟騰氣揚波貴逸尚奇探靈索妙可謂蔡邕爲祖張昶皇象爲子鍾繇索靖爲孫隸書者字皆眞正曰眞書大率眞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其於舉趣蓋有殊焉夫學草行分不一二天

草晨雞跟蹡而將飛暮鵶聯翩而欲下貴其承躡不絕氣候通流逸少則動合規儀調諧金石天姿神縱無以寄辭子敬不能純一或行草雜糅便者則為神會之間其鋒不可當也宏逸遒健過於家尊可謂子敬為孟逸少為仲元常為季草書者乃文字之末而伯英創意庶乎文字之先其功鄰乎篆籀探乎萬象取其元精至於形似最為近也字勢生動宛若天然實得造化之姿神變無極然草法貴在簡易而此公傷於太簡也逸少雖

其容或敎兮若樸或渙兮若氷之將釋然後爲得矣故學真者不可不兼鍾學草者不可不兼張此皆書之骨也如不參二家之法欲求於妙不亦難乎若有能越諸家之法度草隷之規模獨照靈襟超然物表學乎造化創開規矩不然不可不兼乎鍾張也葢無獨斷之明則可詢於衆議捨短從長固鮮有敗書亦探諸家之美況不遵其祖先乎法書要録

張懷瓘評書藥石論

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析枝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態縱横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為量者書之妙也是曰無病勤而行之益佳其有方潤齊平支體肥腯布置逼仄有所不容稜角且形況復無像神貌慒然氣候萎然以濃淡為華者書之困也是曰病甚要須毒藥以攻之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角節將古合道理亦可明益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拳賒則如腕之

書之滓穢也嬰斯病弊須訪良醫滌蕩心胸除其煩憒古人妙跡用思沉鬱自非冥搜不可得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褚況它者哉

唐韓愈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之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

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義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有法揚子雲云斷木為棋刓革為鞠亦皆有法豈止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逮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耶然萬事以心為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為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為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

邕書得筆法然爲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爲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隣幾比余爲風法華 六一題跋

宋歐陽修書蔡君謨茶録後

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麤識其一二焉六一

題跋

宋蔡襄論書

鍾王索靖法相近張芝又離為一法今書有規矩者王索其雄逸不常者皆本張也旭素盡出此流蓋其天資近者學之易得門戶學書之要唯取神氣為佳若模象體勢雖形似而無精神乃不知書者所為耳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叔鼎器銘又

知古之篆文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唯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得一體故古文所見止此惜哉

唐初二王筆跡猶多當時學者莫不依倣今所存者無幾然觀歐虞褚陸號為名書其結約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學大令者多放縱而義之投筆處皆有神妙予嘗謂篆隸正書與草行通是一法吳道子善畫而張長史師其筆法豈有異哉然其精麤繫性之利鈍學之淺深古

人有筆塚墨池之說當非虛也蔡忠惠公集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於筆墨蹊徑之外神異有餘而與義獻異矣襄近年麤知筆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君謨語録

宋蘇軾論書

筆墨之迹託於有形有形則有弊苟不至於無而自樂於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於博弈也雖然不

假外物而有守於內者聖賢之高致也惟顏子得之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為成書也
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
能莊語而輒放言無足道也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
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
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敧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
之謂筆正柳誠懸之說良是
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辨訥而

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寛綽而有餘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長大必能名世獻以為知書不在於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

筆成塚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作索靖

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忽忽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忽忽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王荆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僕書盡意作

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似言法華歐叔弼云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爲似徐浩書者非也

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長史以劍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鬬而草書長此殆謬矣

宋蘇軾和子由論書詩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嘗謂不學可貌

妍容有顰璧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好之每自譏不學子亦頗書成輙棄去繆被旁人裹皆云本闊落結束入細麼子詩亦見推語重未敢荷邇來又學射力薄愁官笥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夥何當自屏去萬事付嬾惰吾聞古書法守駿莫如跛世俗筆苦驕衆中强嵬騀鍾張忽已遠此語與時左東坡集

宋黃庭堅論書

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

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賛樂毅論蘭亭禊事詩叙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爲俗學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意定青黄皂白亦自粲然字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鍔此不傳之妙也淡墨碑銘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

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學久乃當知之墨池筆冢非傳者妄也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學書須要胷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

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作以示人為楷式凡作字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也欲學草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草書法不難工矣

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古人學書學其二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常偏得其人醜惡處如今人作顏體乃其可慨然者

楷法欲如快馬入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書字雖工拙在人要須年高手硬心意閑澹乃入微耳

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緜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語但難爲知音耳

元符二年三月十二日試宣城諸葛方散筆覺筆意與黔州時書李太白白頭吟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後百年如有別書者乃解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顔太師屋漏法王右軍錐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鈎蠆尾同是一筆法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

耳若有心與能者爭衡後世不朽則與書工藝史同功
矣
幼安弟喜作草求法於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
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
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
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幼
安然吾言乎
余寓居開元寺之怡偲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

宋張耒論書

唐世秉筆之士工書者十九蓋魏晉以來風俗相承家傳世習故易為工也下及懿僖昭哀衰亡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九州分裂然士大夫長於干戈橫屍血刃之間時時有以揮翰知名於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襄之小篆李鶚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皆足以成家自名至於羅紹威錢俶武人驕將酣樂於富貴者其字畫皆有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學者優游之時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七十四　　錢唐倪濤撰

歷代書論四

宋高宗翰墨志

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緊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間猶存於取舍至若禊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法書中唐

帖尤遼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悉出上聖規模故風骨意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其趣爾

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隸之餘風若楷法既到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臻極煥乎妙體了無缺軼反是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吾於次叙得之因筆其梗槩

一人餘皆體倣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來雜書遊絲書惟錢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碌碌可嘆其弊也

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聯續蟠屈拏攫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略無留礙故譽者云應指宣事如矢發機霆不暇擊電不及飛皆造極而言創始之意也後世或云忙不及草書者

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佳耳士人於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置無面牆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煥然可觀者以師古而無俗韻其不學臆斷悉掃去之因念字之為用大矣哉於精筆佳紙遺數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觀存歎賞之心以至竹帛金石傳於後世豈止不泯又為一代文物亦猶今之視昔可不務乎偶試筆書以自識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

修祓禊擇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十本終不及此余謂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百十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禊帖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文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辨才唐太宗三名恩錫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余得其千文藏之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莫測也其筆札豪拔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能全身名其智與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記平居好事者并壁匣置坐右以為清玩

宋米芾海岳名言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蹟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葢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

佳爾

智永硯成臼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不勉之一日不書便覺思澁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蘇之才桓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為天下法書第一江南吴岏登州王子韶大隷題榜有古意吾兒友仁大隷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友知代吾名書碑及手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識者當自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
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爲司馬係南嶽
真君碑極有鍾王趣餘皆不及矣
顏魯公行字可𧰼真便入俗品
半山莊臺上多荆公書今不知存否荆公學楊凝式書
人尠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幙山樓隸榜乃關蔚宗二十一年前書想六朝宮
殿榜皆如是

靜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丿（音瞥）乀（音拂）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乚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為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遒然而直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故翟伯壽問於米老

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主執又作字者亦須畧考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剌刻之相異王之與玉示之與衣以至奉秦泰春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過庭有執使轉用之法執爲長短淺深使爲縱横牽掣轉爲鈎環盤紆用爲點畫向背豈苟然哉

用墨

凡作楷墨用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離潤以取

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取運動勁則剛而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緩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弗長勁而不圓不如弗勁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行書

下本晦上紙厚却須能書者爲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釭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鈎多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

方圓

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應之以方斯爲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露直須涵泳一出於自然如草書尤忌横直分明横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時時一出斯爲妙矣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相揖相背發於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求之古人右軍蓋為獨步

位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者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須與上齊嗚呼喉嚨

過庭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疏神怡務閒一合也感惠狗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

血脈

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為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

者是南轅而北轍矣三書之法在平正恬淡分間布白行筆停勻且如橫書必兩頭均平不可如俗書左低右昂搭手從左原過此在八訣所謂千里陣雲者也起筆既成冗類如鑿如錐則有泛冗錐則尖既不尖又必帶冗斯為妙絕及至書到右方住處捺筆不可向下須擁起向上於下如繩直其左方主筆之竪亦結筆在左穿心竪筆是也捺筆直下到立筆處微捺使鋒向左如畫之右肩突出鋒在上竪筆突出則鋒在左也又於十字

處如中字牛字年字凡是一橫一直中停者皆當著心凝然正直平均不可使一高一低一斜一攲少涉世俗守此法既牢則凡施之間架自然平均使不俗氣俗之從生始於徐浩也知蘭亭韻致取有映帶不知先自背了繩墨攲斜跛偃雖有態度何取態度者書法之餘也骨格者書法之祖也今未正骨格先尚態度幾何不舍本而求末耶戒之戒之從入之門先敬先戒平平直直輕輕匀匀俗呰率更體為排算固足以攻其短然先排

真書直豎用尖則施之行草無態度此是要緊處人多未知之姜堯章孫過庭草書言能籠罩橫豎最善發明秉心筆於用之時每難揮運雙鉤懸腕久久得趣其要正在勿使筆尖也

草書雖連綿宛轉然須有停筆令長沙所開懷素自叙乃蘇滄浪輩書一向梟側無典則北方有一正本不如此或歇或連乃為正當草極難於拙蘇草不及行

晉賢草體虛澹蕭散此為至妙唯大令綰秋蛇為文皇